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二月乙亥朔秘書少監魏矼直龍圖閣知泉州以矼引親年有請也 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臣仰觀

陛下自臨戎以來累降詔旨約東州縣常恐一毫擾民今又申詔監司覺察州縣至誠惻怛視民如傷雖三代明王之用心不過是矣然臣嘗聞自昔國家所患者在

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
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此最可慮也
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光竒對
以不樂但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臣每讀史至此未
嘗不歎息焉故耳目儻有聞見悉願為陛下明言之臣
契勘軍興之際諸路除預借坊場折帛錢米外未知有
無科擾若浙西一路則既借坊場折帛錢矣又有貼納
關子蓋造蓆屋兩色錢此朝廷所不知也貼納關子錢

者當時戶部之意止謂般運見錢脚重民間却有願來
臨安府就請者乃以關子為公私兩便之用今乃不然
民間多有不願兌便者州縣不免以等第科徭及執關
子赴臨安府權貨務請領則官司却無見錢惟有等守
留滯之患而所得十纔六七蓋造蓆屋錢者凡蓆屋一
間所費數十千官司既無錢物不免取於百姓上戶有
認三十間者中戶不下一二十間以一路計之民間所
出之錢甚廣然官中現用之屋不多未免有欺隱之弊

此二者監司不敢輒發則陽為不知州縣不敢申明則陰自計置所以浙西之民多有怨咨而陛下恤民之惠未得均被也欲望明降指揮令州縣從實供具如委曾令民間分認關子蓋造蓆屋限半月陳首特與免罪却委本路監司躬親到州縣分明逐一點檢察其姦弊其關子錢民間有未請得者畫時具姓令權貨務日下支給毋得要阻稽滯其蓆屋錢如貪贓之吏出納不明乘時掊斂入已自用即具名聞奏重行竄黜如此則上澤

下布下情上聞足以消百姓怨嗟之聲副陛下愛民之意非小補也從之

丙子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其母榮國太夫人姚氏為福國太夫人親屬為承信郎者一人封孺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也既而飛言母見係太恭人乃詔福國告令吏部修洗改正榮國告拘收

申省毀抹

改正告身在此月癸巳

刑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

章誼試戶部尚書

熊克小歷將刑部尚書章誼移兵部尋改戶部按誼紹興二年九月自刑

部侍郎改兵部侍郎遂遷都承刑書去年十一月兼權戶部今始正除未嘗為兵書也

尚書吏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孫近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試兵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知湖

州陳與義左朝請郎廖剛並試給事中剛既以母憂去

言者論其匿喪求遷落職

事見二年八月

至是趙鼎為辨其實

復召用之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晏敦復權尚書吏部侍郎祠部員外郎朱震試秘書少
監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秘書郎林季仲為祠部員外郎秘書丞熊彥詩為
秘書省著作郎 降授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
光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葉煥復右文殿修撰知揚州直龍圖閣提舉亳州明
道宮葉宗諤知建康府 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
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自行紀元歷至是三十餘年

會日食正旦太史定食在辰其驗在巳定分以九其驗以八得一為侍御史張致遠言此蓋造厯者不能於消

息盈虛之與進退遲速之分致立朔有訛

凡定朔小餘七千五百以

上者進一日去年十二月小餘七千六百八十而不進今年五月小餘七千一百八十而乃反進一日定

臘失序

臘日接也以故接新當在十二月近大寒前後定之若近大寒戌日在正月十一月者即用遠

大寒戌日定之如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後四日庚戌雖近緣在六年正月一日故定十九日戌戌日為臘而太史建炎三年定十一月甲戌晦臘積差之甚將見日不食朔月

有臄胸矣又嘗為致遠預言正旦日食時分不差釐刻

致遠奏得一少嗜歷學老而彌篤年踰七十無甚僥覬
且唐初起造歷用道士傅仁均肅宗改歷用山人韓穎
苟善推步何必世官得一先被朝旨待命行在願令得
一先正見行之失別定中興之歷仍令取其所收歷書
參較太史有無用補遺闕擇歷筭子弟粗通了者授演
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歷法不絕故有是命又詔川陝
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歷數人將所降歷日委官監視
有無差錯申尚書省得一常州人也 左朝請大夫新

知英州沈調罷調歸安人從韓世忠辟為宣撫司幹辦
公事至是為州而權給事中晏敦復奏調頃知錢塘縣
為守臣毛友發其姦贓荷項禁勘獄已具會靖康大赦
得免復令長溪貪贓如故不可使守遠郡遂罷之

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晚泊吳江縣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
自海道至臨安府令本府雅飾同文館安奉其景靈宮
神御祭享事令温州通判權管 詔諸軍揀選老疾不

堪出戰人送諸州贍養使臣送吏部先次注授仍限一月以知樞密院事張浚有請也是夕御舟宿平望鎮

己卯宿秀州北門

庚辰宿崇德縣

辛巳宿臨平鎮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宮賜百官休沐三日

癸未詔扈從官吏並轉一官資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

同故有是命 是日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叅謀官折
彥質至行在始趙鼎議遣彥質至川陝諭指西師而彥
質奏折可求辜負國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
京師為金人取去傳聞亦在府州儻臣以督府上佐驟
至川陝於職事豈能人人得其懽心萬一因疑似之迹
興暗昧之謗則臣一身不可自保况為朝廷辦事伏望
追寢成命別賜使令詔不許遂罷入蜀之議

乙酉尚書右司員外郎周綱兼權給事中 忠訓郎閣

門祇候岳雲為閤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岳雷為閤門祇候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今之獻計者孰不以儲用不繼為先務然莫有原其本者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朘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彊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民瘁而國富譬人有痿瘵之疾而忽肥何以能久昔漢用孔僅

輩皆鬻冶大賈言利至析秋毫唐用裴延齡輩皆宿姦
老吏其術多尚虛詐納君培克之名敝民流亡之苦至
有請烹桑宏羊而恨不食皇甫縛肉者此歛怨之極也
故臣以為善理財者宜常固邦本夷吾陶朱不世出得
人如劉晏第五琦斯可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日
易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通都
大邑沽肆成市巨艘成載旗幟縱橫皆以軍器回易為
名商販之人復請買牌歷假其聲勢有司不能制也茶

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往往窺弄法意自為商販往歲
用李仲孺守法示信入納漸廣乃無故而罷去秋變法
人人不以為便既輟而復變者皆吏之為也銅鐵利源
也而大賈擅之比屋鬻器取直十倍海舟販運遠出山
東雖有提點兩司何嘗料理且如嚴州神泉監其所隸
兵卒幾百人所管銅鉛等物亦數萬計罷鑄寢久監官
坐享俸祿兵卒散充他役餘路可知矣常平利源也而
憲司忽之名存實亡乾沒無限且如向賣蔡京朱勔田

舍估值太賤劉光世請稍增錢凡合增納者諒亦不少緣多勢吏之家遂緩於追索又重疊請受復冒軍功或一人兼請數邑如三省樞密院人吏者冗費種種臣不暇悉數利源既湮廢而用度復無節戶部號稱職者不過賣度牒官告借苗稅淨利士夫扼腕奮臂而言利者不過鬻命婦告身增添酒稅額復置市場換給度牒甚者請權福建鹽耳若以戶部為是則民未有舒息之期蓋劍汀諸郡為上四州地險山僻民以私販為業者十

率五六鹽產泉福沂流而運寸進於亂石奔濤之間又非廣南平溪安流之比也祖宗以來獨不權此二路者良以郴虔之人資鹽於廣劍汀邵之人資鹽於泉福頃年廣東以鈔法禁絕之嚴而郴虔盜起至今未熄福建前此羣盜皆異時私販之人也昨者陳麟條畫賣鈔麟兩任海鄉詳練財計臣初見其說亦謂可行無疑比令下未幾人競般請鄉村鹽價翔貴銖兩計較斤直千錢而篙工廝役僅輸數十千有贏取數百千者狡悍惡少

往往厲兵嘯黨將營販鬻賴朝廷察其非便亟寢罷之
臣竊以為言利之難苟不深計所入未毫芒所傷已山
岳矣唐用劉晏兼領鹽鐵諸使凡二十年今欲理財宜
三司精擇使副罷坑冶提點併歸諸路曹司以常平茶
鹽合為一官稍重其選或憚於改為則姑以戶部官吏
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
及經理儻能盡去愚臣所陳之弊則財用勃然將不可
勝用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

此書係國家大計故

具載之但致遠所云去冬變鹽
法事乃與趙鼎行實不同當考
致遠又奏戎輅所涉臨

安平江府秀州三郡迎駕父老乞各擇其年最高者一
人推恩又請罷崇德縣烽火望樓戒諸守令毋得輒興
工役其平江府應辦事務官吏及長安閘官兵皆乞量
與推恩從之先是崇德縣每鄉三里置一望樓調民五
人守視論者以為兒戲故致遠及之 川陝宣撫副使
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
錡統押俟審知駐蹕之地倍道前去詔將兵不須起發

令錡疾速赴行在 左修職郎朱倬為檢察福建二廣財用所幹辦公事用章傑奏也倬為廣東茶鹽司屬官以宣諭明橐薦召未至為傑所辟傑言倬考第舉主皆已及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戌宰相率文武百官赴後殿候問聖體承務保義郎已上皆與焉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議浚以右揆

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啟曰宰

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暨兩制出浚獨

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

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樛語錄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其並相樛獨以為且作

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觀文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

學士知温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張澂龍圖閣學士致仕路允迪並復
資政殿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湖北路

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
充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么賜錢十萬緡
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
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
左宣教郎直秘閣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令再任

江東宣撫司統制官張宗顏真除沂州防禦使統制官
楊宗閔王進各遷五官將官王再興戚方盧師迪各遷
三官以追襲敵馬之功也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
言上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
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
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
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

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
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
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
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
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
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
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

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

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卹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

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
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
哉治人治已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
孟實蹈揚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而仕行顧
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召
寘瑣闥方喜便于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
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
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

之言亟懷印章祇我明命安國聞詔問舊宰執攻戰等
四事以書遺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即是國
論未定正要博謀若贊得國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
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
此也 左朝散郎王擇仁知廣德軍擇仁自蜀還行在
上召對而命之 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請
倣祖宗故事置朝集院以待四方之士詔疾速措置其
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鑿馭比還祇以建康營葺未

就緒而平江素無官府暫回之語詔墨未乾然輿議尚
有紛紛頃因迎奉神主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示
以不作久計聞者方復竊喜意謂陛下將載而北征復
我故都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其企見中興之功蓋如此

今乃過計於羈旅若將安馬實臣所未諭乃罷之

是月庚寅

前降指
揮不行

是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璘武

泰軍承宣使同統制關外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
宣撫副使吳玠聞敵犯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

竒兵自天水至秦諭偽守胡宣以逆順宣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秦民大悅金右都監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熊克小歷載拔秦州事止書揚政而不及吳璘今以璘墓碑及

日歷宣撫司奏功狀修入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為名命倉部員外郎章

傑因便措置招撫湖廣江西群盜詔黃誠楊太等如

率眾出首當議與湖南北路知州差遣先是張浚以湖寇為腹心害欲招來之會誠之黨周倫自稱統管鄉社

水陸兵馬以狀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鍾相作亂事歸罪於孔彥舟詔以黃榜放罪令誠等一行人船趁此春水順流赴張浚行府或劉光世軍前當議優與轉官仍舊專充水軍若有願乞外任之人許乞本鄉或鄰近州軍鈐轄都監差遣願歸農人於鼎澧州支撥閑田養贍仍免五年稅役倫又言劉豫遣來招誘使臣前後十人已行斬首乞下邊界幾察詔誠等忠節顯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飛又乞以荆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是日

詔諸路宣撫司偏裨將佐自今士卒有犯依條斷遣問
當有官人具情犯申樞密院量度事因重行編置毋得
故為慘酷因至殺害如遇教閱行軍即依自來條例施

行

按此指揮雖云為偏裨設然今徑申密院則是大帥亦不得專殺也朝廷指揮不得不爾今具存之

已丑上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親征此禮權廢至是復
行之左中大夫致仕翟汝文復端明殿學士 尚書刑

部侍郎兼侍讀胡交修兼直學士院 尚書左司員外

郎徐杞兼權給事中右司員外郎周綱改權中書舍人

並俟正官到日罷 詔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黃潛厚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已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其宿負且謂向者潛善誤國姦謀多出此人忠義之士扼腕憤怒望永不收叙以為臣子之戒乃詔更俟一赦取旨 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用守臣梁汝嘉奏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頃自平江自進發間先降指揮暫回臨安委江東帥漕繕治建康路逐省部百司倉庫等具圖來上駕方至臨安又首

議差官奉迎太廟神主令梁汝嘉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中外聞之靡不咋蹈咸謂陛下進都之意決矣竊聞建言者以同文館隘陋不勝當別有營造夫奉迎神主至孝也宗廟事至重也雖罄帑藏竭民力宜無所吝臣下亦駿奔肅助之不暇宜無所言然臣聞漢高祖有言吾萬世之後老思豐沛今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顧澤國偏方正使九筵複棟極其嚴潔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新建太廟茲焉定都

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至失興復大計臣恐祖宗在天之靈未必樂此採於外議謂同文館若就如葺飾亦足崇奉必不獲已惟有明慶寺耳伏望睿斷以臣二說擇一而用之所有別建太廟指揮乞改付建康先次計置營造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繫將士軍民之望以絕敵人窺伺之謀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言籍籍難以戶曉祇謂陞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萬一此疑

不釋至於蕃偽見窺將士解體有誤社稷之計則祖宗在天之靈反以為憂矣謂宜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安神主庶使羣情曉然知陛下止為孝思祖宗急于祠奉初無莫居此邦之意後二日有詔汝嘉隨宜修蓋不得過興工役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

後詔在二月辛卯

是日奉

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充孝寺之法堂

庚寅賜侍御史張致遠五品服以其數言事也 嶺南

編管人何大圭放逐便特復左承事郎大圭建炎末為

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坐罪廢斥及是宰相張浚為之保
叙故遂復舊官 詔樞密院幹辦官除扈從賞外更轉
一官減二年磨勘尚書省戶房更轉一官以本院言機
速房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文字利害至重戶房應
辦大軍錢糧激犒等並無曠闕故優賞之

辛卯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
復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明堂恩也 徽猷
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

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月新守程千秋始至鼎
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

秋因留湛所將蔡兵捍賊

熊克小厯載昌寓除參議官
千秋知鼎州在今年六月按

日厯二人改除並在去年十月而昌
寓以今年六月去官克遂誤記也

左朝奉大夫新

知建州鄭彊特遷左朝請大夫彊前守汀州會寧化縣
按囚當死者十人知縣事楊耆年以獄上彊按得寃狀
悉破械縱去刑部侍郎胡交修言縣令為民父母而殺
無罪十人徼幸進秩不重寘典憲無以塞天下之怒詔

重黜耆年進彊二秩 左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張
成憲進官一等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本司駐劄江
上近二年成憲應辦錢糧並無闕誤故也 福州言顯
謨閣直學士辛炳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
亡貧無以葬特賜銀帛二百匹兩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
司手詔曰朕以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往行師
壘西連隴蜀北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

既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機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

承朕命咸使聞知

詔下在是月庚子

右司諫趙需言安危治

亂之機相為倚伏今鑿輿言還遠邇寧又臣願陛下無
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
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晏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
之勞不可忘也知豈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
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
知前日餽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於

此當念扈蹕之勞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
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
馮異魏徵之所陳不勝至願詔霈論奏深得諫臣之體
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

入

熊克小厯載此事於五月辛卯蓋誤何補龜鑑善
乎趙霈之言曰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衛

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時吳芾亦曰陛下勿以
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
責已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
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敵其可謂中國無備乎

侍

御史張致遠言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庶民處心腹之

中外國在皮膚之外故外國侵侮是謂皮膚不仁儻善用藥石其去甚易庶民稔亂是謂心腹蓄毒若養而不治其愈實難今之洞庭郴虔廣東嘯脅者仍在此心腹之疾也洞庭阻固累年於茲招安之人屢遣而大半不還水陸之師每進而無敢深入臣嘗究訪曲折蓋其巢穴綿亘甚廣軍民嘯聚甚衆抄掠儲積甚富伏聞廟筭已定臣不多言至如郴虔廣東乍起乍息略無寧歲往者岳飛至所遣徐慶日破一寨群賊假息村落殄滅可

期慶遽追還餘黨遂復熾矣吳錫至柳襲賊入韶州朱
廣鄧晏等頗見窮促未幾而錫亦徑歸長沙責任不專
無益於事韶連南雄近為柳寇所擾雖韓京屢小捷而
軍威不振循梅潮惠又苦虔寇出沒重以土豪殘暴人
不聊生廣東州府十四惟西江四郡粗得安堵其他蓋
無日不聞賊報十百為群所至焚劫而惠州河源縣凌
竦魯棗二項人數最多棗嘗就招安補官為歸善巡檢
頃復歸河源其徒居於水上自惠至廣相屬也帥守監

司幸其不入州縣各僥倖罷去無肯任其責者故憚於上聞一方閔閔無所告訴臣嘗為陛下言之矣繼以江淮有警度朝廷未有餘力今適可為之時更緩而不圖是養心腹之疾然帥守監司所以憚於任責者亦有一說諸郡素不儲糧大兵難以持久以臣愚慮宜以此事付之諸帥仍令委江湖閩廣諸漕使各應副糧草韓京一軍并元通黃進之黨各四千餘人見駐韶州令湖南帥司遣任士安等入郴州宜章與京相應以經營郴與

北江數州令江西帥司遣趙詳等由虔州安遠入循梅
令福建帥司遣申世景由漳州入潮惠相為犄角以經
營虔與東江數州視賊所向不以路分遠近或分或合
且招且捕招者刺其壯健捕者釋其老弱若委任得人
信賞必罰不過歲月之間可以平定詔逐路提刑司體
究有無上件賊火申尚書省又詔郴虔廣東諸盜限兩
月出首內有材武之人願赴都督府使喚令帥司津遣
前來當議不次任使

癸巳左迪功郎成都府府學教授雷觀特改左承奉郎
觀成都人靖康初以上書賜第為太學博士俄罷去上
聞其名故召對而有是命觀又獻蜀本資治通鑑乃以

觀通判潭州

觀進通鑑在三月甲戌
除侂在丁丑今聯書之

賜荆襄制置司

統制官李道崔邦弼金束帶各一錄襄漢之功也飛承
制以其將武功郎姚政于鵬並為武顯大夫至是申命
乙未宰相趙鼎張浚請鑄都督府印應川陝荆襄都督
府事務見管官吏兵將官物等併歸本府行移依三省

體式其與三省樞密院往來文字依從來體例互關合
行事件待報不及者聽一面施行浚又乞神武中軍將
官王存及本軍一百人騎并昨江上措置日有支使不
盡激犒金帛等並行取撥前去又於左藏庫支撥空名
文武官告三百道皆從之 封太常博士陳確寡嫂楊
氏為孺人確自言少養於楊氏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
庶酬其平生撫養之恩特許之非常制也 和安大夫
忠州刺史致仕樊彥端落致仕判太醫局 詔臨安府

曾得解舉人特免文解一次以諸生援紹興明堂赦恩有請也 責授永州別駕潮州安置王以寧許自便

詔左朝奉大夫太常博士耿洵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洵在揚州為敵所執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仍詔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丙申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薨於桐廬縣詔賜庾告半月往視之 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時已用張致遠言命神武中軍將官趙詳廣

東兵馬鈐轄韓京福建兵馬都監申世景王進各率所部不拘路分會合招捕樞密院言尚慮詳等遷延乃遣臺臣體訪如監司帥臣不切措置漕臣不為應副錢糧統兵官遷延玩寇並令按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仍令樞密院各降黃榜付詳等軍前招諭又令福建安撫使張守遣官密訪進兵勤惰等事逐旋聞奏 偽齊成忠郎左恭特補秉義郎恭為劉豫部糧至淮陰縣遂以所部舟十五艘米千五百斛來獻故錄之 賜荆襄制置

使岳飛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從飛請也 右
朝請郎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公事韓寅胄罷寅胄
琦曾孫也金之入犯也寅胄自鄱陽挈家遁去寓建州
之崇安至是為殿中侍御史張絢所劾故黜之 是日

雷聲初發

丁酉詔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
各進官一等以措置防秋之功也於是徽猷閣待制胡
安國與其子起居郎胡寅書曰昔裴度平淮西功亦大

矣制辭不過曰燕弧載橐楚廣旋軫錫階旌德胙土執
勤而已李繼隆澶淵奇績止進一階比觀二揆制詞四
將賞典頗未曉也又曰元鎮非大手亦得一半恨佐之
者弱元鎮趙鼎字也 詔自今旬休日令宰執摘按神

武中軍事藝精熟人量行激賞令樞密院榜諭 吏部

奏武臣陞朝官已上賞立戰功人遇大禮並加勲乞著

為令用大理寺丞韓仲通奏也 事見去年七月辛未 後亦不果行

都督府奏改詳議官為諮議軍事又奏右朝議大夫

知常州詹至主管機宜文字司農寺丞蓋諒幹辦公事
皆從之

戊戌手詔監司守令勸農 左文林郎建昌軍軍學教

授李彌正左迪功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高閌並改
合入官除秘書省正字閌嘗從揚時學至是為趙鼎所

薦皆召對而命之

閌初見紹興元年四月
彌正初見三年六月

詔監司州

縣官吏公人毋得收買官田 右武大夫同管客省四
方館閣門公事宋錢孫以扈從恩特轉遙郡一官錢孫

自陳係隨龍人特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錢孫特於遙郡上轉行超躡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覲况隨龍請給同於軍功若特轉如此其祿廩合增兩倍臣又謂朝廷紀綱由乎三省詔令所出當從中書審覆駁正當由門下受而行之當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今錢孫所得聖旨只云中書門下省閣門狀則是不經由尚書省也兼臣檢照比年以來閣門自取特旨作中書門下省閣門狀降出

指揮者前後非一賞失於僭則啟僥倖之門法失所守則成紊亂之弊二者之患漸不可長望速賜改正只令依常格施行仍乞今後不許閣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今後亦不得妄有僥求庶幾大公至正之道可以克濟中興不為小補輔臣進呈上曰絢所論極當可即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

上語在閏月乙酉

詔神武中軍見入隊官兵每

五百人為一指揮選將校置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群盜往往撥隸中軍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己亥手詔以中原未靖介處一隅令公卿百執事交修不逮仍榜朝堂 賜信安郡王孟忠厚兩浙官田三十頃 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直徽猷閣提點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右司員外郎王綰直徽猷閣知漳州 右朝散郎馮國泰知萬州右朝請郎喻汝礪知

普州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綱集英殿修
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賈安宅右太中大夫提舉台州
崇道觀湯東野並復徽猷閣待制秘閣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觀王衣復集英殿修撰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
平觀柳約左通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馮溫舒並復
秘閣修撰皆用刑部檢舉也既而言者論安宅明受間
不從葉夢得勤王之議御史張絢論溫舒借勢於梁師
成以得館職並乞寢罷以俟後赦從之 詔吳國長公

主二子並補武節郎賜名令中書舍人訓選近歲公主
子例補副使一遷即領遼郡孫曾皆京秩云 故武翼
大夫趙士邁特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士邁守官江
州為馬進所殺故錄之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
條具利害章疏進入初上既命群臣條具而宗正少卿
直史館范冲面對謂天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聽之為難
聽之非難而擇之為難臣伏見神宗皇帝治平中詔內

外官上封事者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
詳定利害以聞於是方平等言百官所上封事其間但
陳箴諫之言及泛論治體者欲節略編寫成冊奏御若
指陳時務利害有可行之事即具聞奏乞降付二府施
行若大意可採而文辭鄙俗事理不盡者臣等逐節別
立看詳冀文理稍備其上封事人開陳國體時務文理
詳明才識出衆者官負乞依詔書甄擢其次賜勅書獎
諭布衣乞下有司召問令逐一條對委有可取量才錄

用從之臣竊惟中國無事之時採納羣議如此其至况
今內修外攘建太平之基業復文武之境土時不可失
實資群策之助伏望陛下明詔有司依倣治平故事編
類進呈斷自聖意擇而行之故有是旨 左朝奉郎兩
浙轉運副使王俛守尚書左司員外郎直徽猷閣湖南
制置大使司參議官張宗元守右司員外郎後六日詔
俛暫權給事中俟廖剛至日罷 左宣教郎何掄為秘
書郎掄青城人張浚所引也 左朝請郎吳表臣提點

兩浙西路刑獄公事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寧
止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進士劉儼特補進勇副
尉以儼自雄州歸朝言利害也淮西宣撫司統制官

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丹州鄜州瓊州衛郎劉光輔來
獻光州之捷詔賜其軍錢二萬緡以瓊領宣州觀察使
光輔遷拱衛大夫文州刺史而統領官武功大夫吉州
團練使孫琦亦遷右武大夫

琦即建炎初寶
應縣作亂者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

臣為外姻願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况
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
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
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設
若不當稍涉私徇則罪有所歸何所逃刑據史館所用
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
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
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

蓋當時簽貼令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方神宗皇帝在藩邸及即位之初治平之際未有大議論也舊史成於元祐六年而王安石日錄出于紹聖之後新史專用安石之說去取之際各有可議參照稽考必求其當此則見於熙寧之後也臣衰病不才誤膺付委固不可避瀆煩之誅然先朝大典設官置局上有監修次有修撰而臣妄愚進越乃敢專達止緣從便之日輒為此例上稟聖訓恐可如此修定臣

智識淺近學業荒蕪遣辭非工敷叙不明此臣不能勉
彊者也其如議論之未精考覈之未詳前後有所抵牾
本末或相乖違伏望陛下貸臣之罪容臣是正當稽於
衆論資于官長固非臣所得專也其考異五卷乞付史
館更憑衆議刊定修立從之

按宋史繫
已亥日

左中奉大夫

潼川府路轉運副使陸彥欽為川陝宣撫司叅議官用
盧法原奏也 詔准西宣撫使劉光世妻許氏甯氏吳
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時吏部勘當自來特恩所得

封號許陳乞親屬如遇赦封妻亦召保官委係禮婚正室封贈本部未曾行遣過似此體例合取朝旨詔特從所乞中興後諸大將封妻自此始

壬寅侍御史張致遠言自古為官擇人故人勝其任後世為人擇官故官失其職比年以來不復因任號公選者猶不量其能否徇私意者豈復計其賢愚故天下之務日以委靡無所責成而百官有司亦寢失其職監司守倅皆按察官也乃不責以糾劾而分遣臺屬諸路漕

臣正轉餉官也乃不責以應副而別遣郎曹舉此二端
倒置已甚欲革其弊惟在於撫公議以因任耳臣願陛
下飭諭執政大臣自今中外有關皆以公議能否而進
擬除授仍令給舍臺省察其選用未當亦以公議是非
而繳駁論列如此則官惟其人勝其任賢才彙進朋
比不作中興之業陛下垂拱仰成矣詔三省樞密院遵
守 左中奉大夫黎確復徽猷閣待制右通議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觀程唐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方

孟卿並復集英殿修撰既而言者論確嘗勸張邦昌罷

東南貢獻以收人心論唐諂事童貫不當叙命遂寢

確罷

職在是月戊辰
唐罷職在己巳

都督府奏改參謀參議官為參謀參

議軍事從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
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畯上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
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
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

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徽猷閣侍
制知臨安府以汝嘉言心力有限不能當兩處繁劇故
也後三日陞徽猷閣直學士

甲辰申嚴吏部禁謁應在部人整會文字聽於食前具
事因見長貳郎官呈稟仍不接坐著為令 詔湖南上

供錢物及進奉並免三年

日歷無此今于七月二十
五日本路運司狀修入

是月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薨於閬州初

宣撫副使吳玠言法原以憾不濟師不餽糧不給錢幣
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
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法原又上疏開具自到
任後來應副玠軍馬等事且言人微望輕無以塞責乞
一宮觀差遣詔不允時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行
至達州之通明而參議官范正己等白以法原久病乞
致仕即日本司事無人與決乞速降指揮晨具以聞有
詔法原委任非輕義當體國協濟事功不可託疾引避

仍仰晨宣諭至意令法原日下視事而不知法原已卒

矣盧法原卒未見本日李燾撰趙開墓誌係於閏二月按日歷閏二月二十二日丙寅揚晨申法原久病乞

致仕以地理計之自閩州申至通明又自通明申至行在非月餘不能則法原之卒當在前二月矣日歷宣撫司奏二月十五日秦州捍禦事亦止是吳玠單街無法原名今且附此當乞法原墓誌增入偽齊

將商元率衆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閣門祗候知軍事

舒繼明率麾下十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被擒賊誘

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耶汝速殺我

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郎官其家

一人荆襄制置使岳飛聞敵退乃以忠訓郎閣門祇候

權隨州兵馬都監李迪知軍事就戍之

舒繼明事以信陽圖經修入日

歷繼明四月己巳贈官李迪三月乙未正差

淮西宣撫司將官陳琳叛琳

者親兵統制官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屯於蕪湖縣

劫琦以衆奔偽齊統制官王德追至襄安鎮屬無為軍

獲琳而歸失琦所在

閏月甲子奏至明年五月琦復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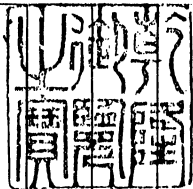
劉豫罷什一

稅法改行五等稅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曷
誤改見卷十一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六

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景倫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秘書省校書郎許搏守監察御史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復徽猷閣待制除名勒停人孫覲叙左奉議郎是日雨雹

丙午手詔卿大夫奉法守公克勤庶務令尚書省給黃

榜於六部門曉諭大理少卿張昶試大理卿秘書
省著作佐郎熊彥詩無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
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
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座右一一奏稟以次
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
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
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

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即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

耶勒軍令狀曰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自趙鼎謙

冲待士已下並據林泉野記增入黃彥節事王明清揮麈錄有之明清自云見彥節親言則此事必不妄朱勝非秀水閬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爐日焚香數十千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按彥節所言則人主移一竹栽鼎尚以為不可豈有身建大堂環置花竹之理耶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

以舊職知宣州免謝辭以松年引疾有請也 叅知政
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

旨折彥質試尚書工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叅謀軍事

左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遷一官金之入犯也命
文淵居許浦鎮措置防扼海道故賞之 紹興府牢城

人劉相如特補承信郎

相如初見建炎十年二月

以相如自訴鄞上

之功乞委以邊政故也既而言者論相如前後詐稱官
資雕造偽印無所不至乃罷之

戊申以雨雪放公私僦錢五日 寶文閣待制新知湖
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
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
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
災凶荒之歲也本朝慶歷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為田者
三司使切責漕臣其禁甚嚴圖經石刻備載其事宣和
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
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

上虞兩邑廢置利害縣司供具自廢湖以來所得租課
每縣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蒙獨
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
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主田頑猾之民因而
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臣謂二浙每
歲秋穀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蘓湖明越其數大半朝
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聖慈專委漕臣乘此暇豫
之時遍行郡邑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

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生芟葑淺澱去處許於農隙量差食利戶旋行開撩稍假歲月盡復為湖非徒實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恤勸戒之意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時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毋為文具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書省

巳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殿中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

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財賦寢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既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之多寡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

旁通載之圖冊揆考之間如運諸掌斯可以裁減浮費
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之吏之冗者可省則省
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
之時尤為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
俾倣景德皇祐等書撰集成錄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
為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之於前却以今歲計之除
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
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干合用錢

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計錄量入為出既可以見有無之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觀下以吝有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斂不及民故有是命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 川陝

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銀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儲積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

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此廬法原未卒前所奏也前月末已書法原卒

故此削其名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江東宣撫司右軍正將

趙祥領貴州團練使始錄建昌之功也將士皆第賞有
差而江西制置司叅謀官侯懋以搜掘民間窖藏及乾
沒良家子女之陷於軍間者為侍御史張致遠所按閩

月丁巳詔憲臣究實遂不預賞 詔賜揚州錢萬緡為興

葺官府之用從浙西安撫使葉煥請也煥又請免本州
商稅一年且奏左迪功郎陳琦主管機宜文字皆許之
既而言者論前後辟官皆先審量有無罪犯而琦嘗以
狂妄上書責不赴

琦初見紹興二年

煥帥一路寄任不為不重

中外親知豈無賢者而首辟其表弟名隸丹書國事安
在乞飭諭吏部自今外司辟舉官屬本司審量到事理
皆湏子細勘當稍有違礙即行報罷許別選辟其吏部
行遣鹵莽併乞付有司根治庶幾因此一事稍振紀綱

詔罷琦令大理寺取索吏部公案看詳申尚書省

琦罷在閏

月丙寅

庚戌手詔戒飭諸路州縣官以間者前臨大敵奉命不
虔偷盜自若自今式訛爾心務盡忠赤仍令監司守貳

各榜治所 左通直郎李彛知涪州右司諫趙需言彛
靖康之末緣差括金銀日與洪芻等同婦人飲燕王府
投諸四裔誠不為過豈宜付之民社命乃寢

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各行事命
提點司條具申尚書省時淮南殘破常賦無所入州縣

經費不充故有是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岳州四月
戊辰守臣

張鬻建請潭州八月
庚午都督行府建請

徽猷閣待制新知江州程昌寓

改兼管內安撫使自紹興初置江西沿江安撫司命江

州守臣兼領至是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已為江西沿江制置使故改命焉 命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提刑覺察違者重行竄責以樞密院言其中多有疾病怯弱不堪征役之人坐費錢糧理宜

措置故也 詔兩浙東路州縣昨因淮南軍興應副軍

湏事務見被取勘官吏並與免勘

日歷不及西路當求別本參考要見與張

致遠所論科薦屋錢事有無相妨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溫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

以宗廟在遠心常歎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上曰祖宗故事唯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焚香而已大禮必簡所以尚嚴也直徽猷閣提點淮南兩路公事張澄乞以特恩當遷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從之詔湖廣福建路見任選人權不許展考以吏部言員多闕少待次者衆故也除名勒停人李德昭叙

舊官德昭以朝奉郎知建州坐以上供錢餽遺本路宣撫副使韓世忠有司以盜所監臨不入已當私罪徒故抵罪及是再遇赦而復之

德昭未見元斷月日據檢舉狀在紹興二年九月已前

甲寅詔繳到諸處借補公據人已經朝廷看詳不合收使者並令賞功房毀抹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上批所奏付出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令參

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叅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

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間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於故常勿牽於私昵重以累國其已除授人亦銓量而去留之或資序已深屢更此選雖無顯過而才非所宜當處之外祠稍優其祿庶幾稱朕求治責成之意而士亦無失職之嘆仰三省常切遵守 侍御史張致遠言今監司

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實亡稔習浸久縣令有過守倅不容不知而監司發之守倅無預焉郡守有過監司不容不知而臺諫論之監司無預焉各私其私初無忌憚民事之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臣愚欲以按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罪一路事無間於久近而併坐去官罰不求於甚重而斷以必行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利害相關彼此相形自非庸暗之甚

其肯忽於身謀而甘為欺庇之事願陛下留意詔刑部
立法申尚書省 詔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閬門宣贊
舍人新知洋州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已給料錢文歷
指揮勿行時有詔沿江諸帥及神武中軍將佐因捍禦
金人嘗立奇功者並給真俸既而中軍以扈蹕之久士
罕戰功請將佐至軍滿歲武藝精強人亦給歷許之斌
始自川陝從張浚出蜀暫隸中軍故因以為請議者言
神武中軍未嘗出戰而輒依江上奇功之人公論不以

為然今都督府使臣又援中軍體例既開此端展轉援
比法令可廢有功者解體不以為恩無功者僥倖以為
得計臣竊為陛下惜之疏奏故有是命 左奉議郎主
管江州太平觀張延壽直顯謨閣亦以赦叙也既而言
者論延壽頃為御史甘心媚竈每遇休沐即與辛永宗
兄弟出妓燕飲乃罷之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
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以尚書省言治獄之吏
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以病患殺之亦未嘗依條視

驗醫治理合申嚴故也

今年六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除授左朝奉

大夫許中特降三官勒停中前帥廣西坐市買方物不如價被劾至是獄具刑寺當中公罪杖該赦原并去官勿論趙鼎進呈持有是命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以戶部舉行張致遠奏也左朝散郎張燾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一止並直顯謨閣燾等坐秦檜累斥去至是用赦而除之詔

吏部通判闕二十五處取作堂除時諸路郡守自四川淮南及分鎮地分外堂闕九十八部闕二十七諸州通判自四川及分鎮地分外凡武臣知州與北使經由之地並由堂選在部者四十八闕而已至是尚書省又以堂除無通判窠闕為言故有是旨焉 樞密院言已令江西趙詳廣東韓京福建申世景王進會合招捕虔寇緣逐項軍馬未有統轄切慮緩急各分彼此無所統一詔詳等並權聽所到路分帥司節制 詔襄漢州軍先

因盜賊并偽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實給還即撫定後來再有違犯者令所屬治罪用樞密院奏也 樞密院言近來進奏官輒擅報行朝廷邊極差除事務詔除定本外擅報及錄與諸處劄探人者並重作施行賞錢二百千許人告又詔主行崇政殿親從堆垛子人漏泄見聞事亦如之 右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程昌寓轉一官以昌寓言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實及半年乞依元

降指揮推到任賞也 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

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
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
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右武大夫廉州刺史張杞領

建州觀察使杞為淮東宣撫司壕寨官江北之役韓世
忠假杞遙郡三官俾持書幣往金國軍前議事得其報
而歸至是申命而杞子敷武郎敷亦援奉使官親屬例
特進四官

敷進官在
是月癸亥

上又召杞對於禁中遣還成

丁巳皇叔眉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為鄧州觀察使士樽領外宗正滿三歲無遺闕以例遷也 詔諸

路轉運司將歸業人戶合納租稅並令依限輸納仍開具自賊退之後已增收租稅數目申部以憑比較賞罰尚書省言比來盜賊屏息民皆安業逐年各有增添稅數多為有力之家冒佃鄉司通同隱庇致不盡歸公上故條約之 右承務郎錢日新言招安楊公利害詔赴都督府使喚 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

物料貴湧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
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
見今不住起發縱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
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 是日武功大夫川陝
宣撫司後軍中部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
右都監薩里罕與偽熙河經略使慕容洵欲犯秦州宣
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
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衆曰

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他人欲
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罵旋戰遂與武功大夫
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
琪張亨皆死於陣敵顧萬尸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
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皆三官錄其子皓福津
人也

已未故迪功郎李東贈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
庫金人入犯被害故錄之

庚申詔進納授官人願貼納金銀錢米轉行至承直從
義郎者許徑赴戶部陳乞下所屬倉庫細納申朝廷給
降付身以尚書章誼言庶幾快便人人願納也 詔應
州縣辟差官成考解罷不曾被受朝廷付身者許理為
任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
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
格塞形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

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於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必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閑田貸之種子又命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

道統制官郝最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
崔邦弼屯南陽渡馬津步諒留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
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人數比附出戰獲
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候黃
誠楊太周倫公叅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
黃榜下任士安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 保義郎唐開
持換右迪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
本諸生故有是命 郴州編管人劉絳許自便絳正彥

叔父坐累久竄至是自言正彥乃同堂弟之子故釋之
壬戌降授左朝請大夫耿自求為尚書左司員外郎右
承務郎任申先守禮部員外郎左中奉大夫樊賓行屯
田郎中自求初以趙鼎薦為都督府隨軍漕至是召用

之

未勝非言自求結孟昌齡等事見
今年七月壬辰免審量濫賞注

賓嘗抗疏論營田

利害以為荆湖江南與兩浙上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
人以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
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士民許佃荒閑

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之業

初

見紹興元年五月

詔都督府簽廳行移文字如都司體式用

本府請也

進士王諒特補下州文學諒以客從仇愈

為淮西安撫司書寫申發機密文字用守禦功補官是役也官吏軍將轉補官資者六百十三人而衙校進奏官皆預焉

癸亥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儻自

會稽來朝留彌月再召對加檢校少師遣還

士儻加官在三月壬

午朝辭在戊戌今並書之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亥
万俟卨論士儻薦趙鼎作相事或可修擬附此

詔

行宮留守司官吏各與減一年磨勘 降授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瓌權主

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上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手疏

論瓌乖謬乞同諸將召歸上納其言命瓌全軍駐鎮江

府而以親兵赴行在既至數日乃有是命明州觀察使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奏瓌臣之友壻慮於軍政有

嫌詔不許回避瓌請除在外宮觀上命以不允答之然

臺諫方文章論其罪已有廢之之意矣 祕書省正字

李公懋乞依校書郎例遇恩封叙許之宣和間汪藻為校書郎以內殿宴食在通直郎之上乞封叙後來者皆援以為比公懋言校書郎正字共係一班故特許焉

錄故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元孫希一為將仕郎始用元年明堂赦恩也 廢漣水軍為縣隸楚州以知縣兼軍使

甲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蘭整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乙丑詔見任命丞簿尉未經交割離任不許從軍中辟置及兼帶軍中幹辦事務專委監司覺察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近縣官賦污懼罪者往往干諸將為官屬一踐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宿姦巨蠹多以此為得計故條約之 命湖南帥司遣使臣持金字牌旗榜兼程至雷州招安海賊陳感感有舟數十與官軍戰統領官余鑄

陷馬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親往督捕且言感乞降
金字牌招安雖未足信乞速賜指揮故令河南就近遣
之 太平州編管人范燾許自便燾坐詆誣昭慈聖獻

皇后遠斥至是始釋之

罷都司官簽貼詞狀

事祖在四年五

月以尚書省言都司事繁虛費日力故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
從其請上又曰祖宗故事朕嘗省閱然宮禁間事亦有
外朝所不知者朕昨日見毛剛中所進鑒古圖乃仁宗

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繪而成圖便於省閱因以為鑒也朕頃駐蹕會稽一日過昭慈聖獻皇后殿中聞昭慈言哲宗皇帝初即位宣仁聖烈皇后謂帝年幼寢處起居不離宣仁卧內至納后始歸本殿宣仁保佑之功如此而姦臣誣罔輒生謗議可為痛憤趙鼎曰是時范祖禹劉安世以宮中買乳媪事上疏極諫以為似聞後宮有當就館者宣仁令宰相呂大防宣諭聖旨曰無此事前日買乳媪乃先帝一二小公

主尚喫乳也祖禹等方知其詳上曰近見范冲為父祖
禹作家傳嘗進來亦載此事蓋宮禁間事外人多不能
知也 中書門下省請勅宮觀添給以處見待闕及未
有差遣願就宮觀之人內嘗任都司以上及帥臣職司
依第二等知州任監察御史以上及知節鎮州雜監司
依第三等知州即曾任都司郎官以上人仍充提點宮
觀省諸路帥司官屬員並令帥臣舉辟更不堂除從之
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

車戰船八艘時王瓌自荆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三路
漕司倣其制為之又令江浙荆湖福建諸路憲司督諸
州歲額弓甲及物料人匠赴軍器所用樞密院請也

都督行府關就差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叅議官
陳楠兼行府隨軍轉運判官許辟屬官二員如發運司
條例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先是右僕射張浚至鎮江
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
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

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後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

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

前已有關送尚書省事今此則徑用便宜除屬吏而但關尚書省出勅又差不同故復記其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尚書章誼可專切措

置財用叅知政事孟庾提領資政殿大學士秦檜言

金人便於弓矢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

雖在宮祠不忘朝廷右司諫趙霈言今天下之弊正

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選應內外

侍從官各舉有才德堪充縣令人歲有限員赴都堂審察訖始除此職舉得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見任及待次有貪汙苛刻者悉汰逐之癯老罷懦者或改以外祠或處以監當理作親民資序如是一二年間所在臨民之政必有可觀民豈有不被其澤者輔臣進呈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令侍從官歲舉五人如何沈與求曰昨者陛下駐蹕會稽亦嘗降詔令內外侍從官各舉三人堪充縣令

者中書籍記以備採擇聖意非不美也然所舉多不得人往往並緣詔令以私親舊至於有罪又不加繆舉之罰似未足以稱陛下責實之意上曰檢舉以行賞罰乃中書職事苟若此則詔令為虛文而已趙鼎曰莫若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 詔右奉議郎江東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黃覽追奪已轉一官覽以張俊奏功增秩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覽被辟之時敵騎已去數日且身在江西

未嘗至本司供職望賜追奪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更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官如敢隱匿却致覺察得實即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奮實中興之要務從之 命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同帥司會合申世景趙詳韓京王進人馬招捕虔寇時孝友自禮部員外郎補外未行仍趣令之任 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處州趙壽別與差遣壽彥若孫也朝廷以

其祖故錄用之御史張絢言元祐之臣名隸黨籍者陛下臨御以來辨別邪正明訂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壤世其祿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例則臣以為不然蓋石刻名臣故家尚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故有是命 詔川陝宣撫司近上謀議官一員權管宣司職事應干軍馬權行節制別聽朝旨以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言盧法原疾病故也時宣撫副使吳玠在軍前聞之檄取其印叅議官直

徽猷閣范正已等行本司事不肯與正已命內外諸軍除沿邊及調發赴軍前並聽玠節制外餘委逐軍統制官循撫彈壓玠忿之金房鎮撫使兼本司同統制王彥有衆七千在渠州正已令彥往夔州路照管關隘玠以

其不先白已大怒

三月丁丑行遣

除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建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瓌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瓌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瓌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

以為瓌提兵寔久軍衆未有所隸姑示眷留行遣自有次第耶臣竊謂瓌提兵雖久侵剝少息其下多厭苦之故每出輒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別選制將事干衆情明正典刑貴於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致詭譎重干聖聽契勘三衙之職寄任尤重陛下倘以瓌兵未有所隸不可遽議罷黜即乞且改授職事速選制將往領其衆仍自睿斷正瓌典刑雖外國聞之亦當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論奏併乞睿察殿中侍御

史張綯奏瓌之敗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即欲上章論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瓌之兵馬未有分隸定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瓌之過惡非他人比况陛下方經理邊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瓌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尚慮九重深遠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聰伏望斷自乾剛將瓌部曲早行分撥速罷瓌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傲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

舉惟睿明勿疑特加省察右司諫趙需奏瓌素無武藝
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為河東經制敵
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州陝之民間風震恐
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瓌不務循省以贖前愆
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瓌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
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駕離永嘉也瓌持軍無律不
能統御而致潰散為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
揚么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

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寘典憲今瓌以輕騎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喧闐滋不能平邇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已優加賞典今瓌有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伏乞斷自聖意重加竄斥瓌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馬軍司公事而以瓌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瓌奏罷軍職

戊辰左宣教郎勅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
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大略謂天下所急惟兵與食
國家本兵之地任歸宥密軍旅之政皆自此出既得其
要矣唯財用所總則委之戶部廟堂之上無有專其任
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奉行法令稽考簿書以
謹有司之職者戶部之所能也若乃調國用之盈虛察
計臣之能否謀畫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戶部有不
得而與者矣自軍興以來公私率皆匱急臣謂今日之

計宜求幹實之士明於財計者使居錢穀之官久於任使勿亟遷徙核兵數省吏員節賜予罷浮費又專置一職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使修其政以足財用凡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常令財賦所出轉輸所由悉在目中如指諸掌國家有征伐戍守之事則叅畫於一堂之上而兵食兩足以成陛下恢復之功焉昔司馬光以財用窘乏欲救其弊請以宰相領摠計之職而思所以救補之術自謂當時

之務莫急於此況在今日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
冗大畧謂朝廷除授與銓選異吏部所掌者有司之法
爾法所當得則與之人之才行不暇悉也方吏員衆之
日許用將來遠闕其勢當然無可言者至於朝廷除授
則略資格先簡拔當以人才為意豈可苟遂其私而長
奔競之習哉當今內外差遣出於堂除者尤為猥冗而
行在為甚寺監丞而下有一官而除代至於四五人者
計其莅官之期或在十年之後是豈堂除之本意哉或

謂居是官者率多遷徙未嘗終更雖久且近則是示人以躁進而使不安其職業也其又可乎遂使趨競之士不安義命僥倖一時得以為後圖既得之後復歎滯淹假以求進奔走干託無時而已夫朝廷之上當激厲士風使人知自重庶幾他日不負國家任使今乃若此安可循習而不革哉前日之失不可追改臣願陛下訓敕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仍各量其才行使稱厥職以

重朝廷選任庶幾授受之間不至太濫人絕覬覦稍息
奔競是亦厚風俗之一端也其三論士風不競不卹國
事自為身謀願招股眩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
而陞黜之以風天下翌日趙鼎等進呈言安節奏疏語
言有未習知國體者上曰人才要當長養成就之使見
聞習熟則知國體矣乃取其第二奏行下又旬日以為

司農寺丞安節歛縣人也

安節奏議集載此第二劄云
臣願陛下訓飭大臣自今以

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
任然後除代日歷所載乃止云明詔大臣銓量而存留

之二書所載不同今從奏議
安節除寺丞在三月辛巳

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

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應訓練教閱調發等
事並繫銜申奏如陝西河東北三路例以樞密院言武
臣內近有立功并官序資格已高之人別無竄闕故有
是命 登州文學吳敦禮特許叅選敦禮以布衣為沿
海制置使郭仲荀遣往高麗伺敵中事得其報以歸故
錄之 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梁邦彥
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各進遙

郡一官以樞密院言自敵犯淮甸至車駕回臨安府本省計發過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無稽滯理宜推恩故也

已已叅知政事孟庾言準勅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庾請增十錢

四月又請收耆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

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

四月
癸亥

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

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

四月
辛未

又收常平司五文頭

子錢

八月
乙酉

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

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大

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

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左承議郎顏為追毀出

身以來告勅除名勒停展三期叙坐前守嚴州犯自盜
贓當徒六年也 大理評事李洪李志行並改合入官
初洪等自言建炎二年春試刑法入第三等上乞依條
改秩吏部言無案牘可考令召本司官一員結除名編
置之罪委保詣實許之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有司當守
法何至為一僥冒之人委曲求改官之路恐人人援此
作偽生姦何所不至翌日輔臣進呈趙鼎曰古者以刑
弼教宜崇獎之上曰刑名之學其廢久矣不有以崇獎

之使人競習則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者流雖別一
科然人命所係不可不重此選乃令吏部重別取索有
無的實于照事遂寢

三月己卯吏部申
明給據事恐因此

是日經筵開

講自上視師暫輟講讀至是復之

庚午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侯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副
使李謨各進秩一等上之視師也侯以漕司職事往紹
興府明台溫處州刷錢帛而謨先往平江椿辦錢糧至
是本司以為言故賞及焉

辛未右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孫緯為宗正丞填復置
闕用少卿范冲奏也自建炎初宗正移司而屬籍諸書
中道散佚無有知其法者冲言緯諳曉編修次第遂以
命之緯沂州人也 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外諸軍屠酤
成市日奪官課重載絡繹不稅一錢回易悉據要津逃
亡更不開落凡所侵擅皆云製造軍器臣取紹興四年
逐軍認造器甲考之全然不多而度支細計歲內降給
凡一百二十萬緡朝廷又歲歲拋買如羽毛箭筈打造

甲葉箭頭之類動以千萬計筭工董役無日少休不知所造幾何逐時分給諸軍及椿留之數又不知幾何也器械非如他物今日之事孰急於此惟有司全不曾會計遂使諸軍坐收厚利伏望睿斷速命兵工部將軍器所與諸路諸軍累歲已造之數諸路已買到物料并見買未到之數視其多寡度其緩急別為之區處若諸軍願自造則量其所用應副價錢而諸路工役拋買可罷軍器所亦可省若併就軍器所則張官置吏專司措置

仍於諸軍下抽取人匠不必更令認造事既歸一自無橫費願陛下姑聽臣言務寬民力詔工部詳度申尚書省詔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歲貢上供更與免二年用鎮撫使解潛請也

分鎮指揮免上供三年今已二年故潛有請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効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

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擣將士而已 詔六院

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 戶部尚書章誼請諸州

縣抵當物貨並限一年不贖檢估從之去歲以調兵始

令諸路依舊質當金銀疋帛等每貫月收息錢三分滿

十月不贖者並沒官已而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

常平朱締乞依紹聖舊法以二年為準許之誼謂即今

州縣與昔日事體不同恐難以積壓本錢守待二年故

有是命

州縣復置抵當庫日歷不載今因誼申請遂書之締所奏在今年二月己亥然史亦不書今附

此當求去年降
旨月日別書之

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
一道左廸功郎胡程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茶
新授太常博士張宦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
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通判潭州王崇並
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自詔復十科薦士而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度及崇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薦
愷及度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薦程宦
崇沈與求為龍圖閣直學士薦茶胡文修為給事中薦

愷故有是命已而度除太府寺丞理除祕書省正字官

除祕書郎蒨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理除正字蒨除官
授並在四月乙卯

宦除祕書在八月度
改除正字在七月

愷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崇知江

陰軍

三月
辛巳

中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命經制

福建財用章傑市耕牛千頭賜韓世忠為淮東屯田之

用選軍校部送十不失一者遷資給賞所失過分者抵

罪仍責償之 是日神武中軍春大閱詔戶部賜錢萬

緡克激犒

癸酉右朝議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徐康國叙中散大夫用刑部檢舉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康國嘗投進銷金屏風及刷剡州縣羨餘二事以為康國當艱難之時剥下以媚上虐民以希功望賜寢罷以為監司之戒命遂格

是月真陽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與鄰婦數人俱被執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譚詬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將至將為糞粉我良

家女何肯為汝婦盜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
為所殺

此據洪邁所作傳修入傳以為
今年閏二月事故附此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
誤改見卷十一

呼善

原書作虎山即金史
之胡山並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六